

戴耀廷自欺欺人「商討日」偽造民意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昨日是「佔領中環」的最終商討日，經過幾個月的所謂商討，選出三個方案用作「電子公投」。戴耀廷指假如最終選出一個「公民提名」的方案，如果政府不接納，就有責任提供另一個沒有「公民提名」，但又令市民相信能夠符合普及而平等標準的方案云云。戴耀廷的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商討日不過是「佔中」人士的私人派對，方案是他們的人挑，又是他們的人選，最終出來的方案卻說是代表民意，有這樣取巧的嗎？戴耀廷憑什麼認為其2000多人就可以代表市民？說穿了，所謂「佔中」商討日只是掛羊頭賣狗肉，以商討日之名，行「篩選」之實，藉此為「佔中」製造虛假的民意支持。這樣的商討日、這樣得出來的方案只是假戲一場，代表不了民意，只能代表唯恐天下不亂的「佔中」組織者而已。

「佔領中環」昨日在全港五個地方舉行商討日，並由已簽署「佔中」意向書的人，在15個民間方案之中，投票選出3個，再於下月讓全港市民投票選出最多支持的民間方案。「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有2500人報名參加商討日，預計出席率超過7成，反映市民積極爭取民主的訴求強烈。他並意氣風發的指，假如市民下月最終選出一個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如果政府無法接受，政府就有責任，提供另一個沒有「公民提名」，但又令市民相信能夠符合普及而平等標準的方案。看來，權力令人腐化確實是千古不變的鐵律。不過是成為了「佔中」發起人短短年多時間，戴耀廷就學會了各種政客的技巧，他說有2500人報名參與商討日，就反映市民爭取民主訴求強烈，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和撒豆成兵。

參與商討日有四類人

絕大多數市民都期望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但這種對普選的訴求並不代表是支持戴耀廷的「佔中」，更不代表認同戴耀廷以所謂「國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之上。況且，參與「佔中」商討日的2000人都是些什

麼人？一是激進反對派政黨團體的死硬支持者，包括社民連、「人民力量」、「學聯」以及一眾激進勢力的衛星組織，都全力動員參與；二是「佔中」的班底，當中包括錢志健之流的所謂「佔中十死士」以及一班早已簽署「佔中」意向書的義工；三是「學民思潮」、「學聯」在校園內發動出來的青年人，他們部分屬於這些激進學生團體的支持者，部分是他們的朋友，大多是一些入世未深的青年，被這些團體大力推動參與；四是一些反對派陣營的支持者。這些就成為了「佔中」的主力陣容。

然而，這樣的一班人請問如何代表全港市民？這些人不但只屬社會極少數，當中大部分更是擺明車馬支持「佔中」，甚至要千方百計促成「佔中」。為此，他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選出一個最激進的方案，唯有最激進的方案當選，並且被中央否決，「佔中」才可「出師有名」。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提名」「大熱當選」自然是可以預期。但這是社會的主流願望？戴耀廷夠膽對外說，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佔中」嗎？

為「佔中」製造假民意

答案當然是「肯定不能」。否則，就不用花這麼多

時間、金錢、精力來舉辦多場的商討日。所謂商討日的理念並非戴耀廷所創，而是來自兩名美國學者費希肯(Fishkin)與艾克曼(Ackerman)的同名著作，真正的商討日有點最為關鍵：一是全民參與、二是凝聚共識。然而，戴耀廷的「佔中」商討日，卻只是徒有其名，在操作上卻背道而馳，變成名副其實的政治操作。多場商討日都是「佔中」支持者的私人派對，自說自話；供挑選的所謂方案又是由一班學界「自己友」選出來，可以預期其意見也是高度統一，不但違反了商討日公民參與的特點，更缺乏民意代表性。但之後戴耀廷卻拿着一個所謂的共識方案，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接納，否則就批評為違反民意，要發動「佔領中環」，這種做法完全是虛造民意，將反對派的意願騎劫全港的主流民意。

真正的商討日是為了縮窄分歧，凝聚共識，但戴耀廷的商討日卻恰恰相反，是為了激化矛盾，製造對立，為「佔領中環」製造借口。說穿了，勞民傷財搞一堆商討日，不過是為反對派方案製造虛假民意，為「佔中」出兵製造理據。戴耀廷還有學者的操守和良知嗎？

曾鈺成：反拉布拒挺出剪 有議員不願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將於今日復會，延續上周三「立法會三丑」發動拉布，最終不幸流會而無法進行審議的撥款條例草案議程。面對無休止的拉布行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由議會討論剪布準則是最理想的做法，但是仍然未能取得議員共識。由於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未能通過，只能維持現狀。對於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修改規則會令剪布權落在反對派手上，曾鈺成認為應該接受事實，若社會要求剪布，議員亦都需要考慮民意。而現時的情況，是部分議員表明反對拉布，但又不願意作出承擔。

曾鈺成昨出席公誕巡遊活動後表示，有議員在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發動拉布，要解決有關問題，應該由全體議員決定何時中止辯論，這種安排是最合理的做法。

倘反對剪布 需向公眾負責

曾鈺成又說，目前最不理想的情況，就是有部分議員反對拉布，但又不願意作出承擔支持剪布，令事件無法解決。但是，若將剪布權交予議員是合理的做法，到時即使反對派議員投票反對剪布，他們亦需要向公眾負責。

他指出，參考過其他地方議會處理拉布的做法，都是在經過一段「痛苦」日子後，再按議事規則規定，在擁有足夠多數的議員同意下，便停止辯論。但目前立法會對修改議事規則如何終止拉布的問題上，一直未能取得共識，因此，只能維持現狀，令處理剪布並無既定準則。

立法會上周三正式開始處理拉布議員提出的近1,200條「垃圾修訂」，但拉布戰才打了短短4個小時，就因為會議人數不足而流會。事後，拉布議員及反對派竟然惡人先告狀，指責建制派出席會議人數不足而導致流會，要負上最大責任云云。及後，曾鈺成建議，如果三分之二議員贊成就可以剪布。另亦有議員建議，當主席決定剪布，但如果有一分之一的議員提出反對，就不能剪布。

削主席剪布權 譚耀宗擔心

對於這些建議，譚耀宗曾經表明擔心，因為兩個方法都會削弱現時主席的剪布權，將最終剪布權交到反對派手上，無信心此舉可以解決問題，「因為三分之二，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如果反對派議員用一種態度，是不贊成剪布，亦不參與拉布，他們會不敢做這決定，不敢承擔這責任，拉布便繼續沒完沒了。」



■曾鈺成昨為筲箕灣譚公誕巡遊活動主禮。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田北辰促徹查韋達誠責任

■陳恒鑌（前排左）及鄧家彪（前排右）均認為，韋達誠應問責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延誤至2017年方能通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及港鐵多名高層前日均就事件向公眾致歉，港鐵昨日亦在報章刊登港鐵主席錢果豐及行政總裁韋達誠在立法會上的致辭全文。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認為，港鐵和政府成立的調查小組應調查韋達誠在事件上的角色及責任，有需要時應要求韋達誠下台。

倘證實失職 要求下台

身兼新民黨議員的田北辰，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中批

評，韋達誠在高鐵工程上，未有對工程總監周大滄做好監管工作。他說，去年若韋達誠問過周大滄去除西九總站岩石的速度和目標相差多少後，仍相信工程可如期完工，那他實在「懸崖天眞」；若果沒有詢問相關事宜，則是「嚴重失職」。而韋達誠其後致電張炳良，要求不要披露高鐵未能如期通車，亦令張炳良現在「周身蟻」。

田北辰稱，即使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港鐵的責任，都不能令韋達誠問責辭職。港鐵和政府成立的獨立委員會和調查小組應調查韋達誠在事件上的角色及責任，而非只檢視流程問題。若果證實韋達誠失職，可透過港鐵董事局內的機制，要求韋達誠下台。他又認為，政府應加強監管用公帑資助的工程項目，並檢討日後是否仍以公私營模式建造鐵路。

小組委員、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則指出，路政署早前向政府立法會申請撥款成立13人小組監察高鐵進度，但署方於去年8月才收到港鐵通知，希望以局部通車以追回延誤時間。而署方在會上指人手不足以處理所有監察工作，令他感到詫異。他認為，署方未有發揮政府在高鐵工程的監管功能，影響政府高層作出判斷，由「疑中

留情」變成「姑息養奸」。

胡志偉認為，即使政府調查作為上市公司的港鐵，亦有一定局限性，而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作調查方可全面調查，同時亦要改組港鐵架構。他指，張炳良在高鐵工程延誤事件中失職，計劃對他提出不信任動議。不過，田北辰則認為要以事論事，找出問題所在，包括港鐵為何延誤工程，不同意引用特權法和提出不信任動議。

陳恒鑌鄧家彪：韋應下台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議員陳恒鑌，以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亦認為，韋達誠應問責下台，指即使政府隱瞞事件對當局並無好處，相信政府並無動機與港鐵合謀隱瞞。陳恒鑌認為，暫時不需要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不過，鄧家彪則不排除支持特權法作調查，又指港鐵出現不少系統性事故，韋達誠任內卻不見有任何服務提升，需為此負責。

另外，港鐵高層繼前日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就連日來高鐵工程延誤風波向公眾致歉，昨日亦在本港多份報章刊登全段廣告，並載有錢果豐和韋達誠前日在立法會上就高鐵路風波的講辭全文，再次就事件致歉，並交代未來跟進工作，包括成立獨立委員會和中央資料庫。不過，陳恒鑌批評港鐵只重複管理層前日在立法會上的講辭，有關做法是浪費金錢。

高鐵延誤連累西九文化區



現時部分西九文化區土地被港鐵借用為臨時辦公室，以及暫時存放建造高鐵路總站時挖出的泥土。高鐵路西九總站地底的路軌和部分基礎設施會伸延至西九文化區的底底。而西九的設計屬意將行車通道、停車場等設於地底，建造綜合地庫。

待建綜合地庫 現評估影響

連納智昨出席活動時表示，港鐵需要先完成總站的工程，西九文化區才可以建造綜合地庫；而西九文化區部分地方亦被用作港鐵的工程總部和地盤。他說：「高鐵路總站越遲建好，有關工地就越遲交還西九管理局展開工程。」他承認，高鐵路工程延誤會對西九文化區造成一些影響，現正評估有關情況，但相信只會影響2020年後才興建的設施。

據了解，西九文化區首批批啟用設施，包括近廣東道的戲曲中心和2017年底開幕的M+博物館，料不會直接受高鐵路工程延誤影響。至於第二期工程的設施，如最接近高鐵路總站的當代藝術中心、演藝劇場和中型劇院等會否受到影響，則需要再作評估。

李焯芬薦海外專家查高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早前宣布成立獨立專家小組調查高鐵路工程延誤事件，並委任前港大副校長李焯芬（見圖）為小組主席，惟李焯芬在消息公布後兩小時，以涉利益衝突為由隨即辭任。李焯芬昨出席佛誕活動後表示，上周四晚在宴會中接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電話，當時對方要求他出任主席，在抱着「幫到就幫」的信念下，才會答應出任。他又指，當初獲委任時時間匆忙，以為局方已有他的履歷，自己亦沒有留意出任非執董的公司有承辦高鐵路工程，其後知道有角色衝突便即時請辭，形容事件只是一場誤會。



被問到張炳良是否因「蝦碌」才出現今次事件，李焯芬認為張炳良已非常忙碌，事件只是誤會，又肯定張炳良有努力工作，故已向局方推薦多名適合出任有關職位的海外專家，希望小組能盡快完成工作，但相信局方需要時間核實。

莫讓青年成「佔中」炮灰

卓偉



在昨日的「佔中」商討日上，有一個令人相當不安的現象，就是約2,500名參與者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不少更是一臉稚氣，有記者問他們知不知道何謂「公民提名」、什麼是「政改五步曲」，他們都一臉茫然。很顯然，他們對於政改的具體內容以及法理依據，一知半解，但卻簽署了「佔中」的意向書，成為商討日的「跳龍套」，更成了「佔中」一員。

何以這些青年人成為了「佔中」一員？戴耀廷在最

初時候不是斬釘截鐵的說「佔中」將由中產、專業人士擔當主力，不會讓青年人參與違法行動嗎？為什麼一年過去，青年人卻成為了「佔中」主力，連「學民思潮」與「學聯」方案都成為了商討日的「三甲方案」。不是說「佔中」的主角不是青年人，為什麼現在卻要讓他們擔當違法「佔中」的衝鋒隊，「佔中」組織者還有沒有信用和道德？

這其實正暴露了「佔中」的虛偽和險惡。「佔中」在初時確實希望以中產、專業人士為主力，但中產專業人士有獨立思考，知道「佔中」將令自身前途盡毀，對於落實普選更加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一直反

應冷淡，要召集萬人「佔中」無從說起。於是，「佔中」開始將魔爪伸向校園。教協為「佔中」製作教材、協恩中學校長堅持請戴耀廷到校園宣傳「佔中」只是第一步；及後「學民思潮」、「學聯」更大力在學界宣揚「佔中」，並且利用他們掌控的學生會、學會組織在校園內招兵買馬。

學生一般對政治認識不深，容易被一些激昂的口號所迷惑，成為政治團體的棋子，就如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大批台灣學生被民進黨愚弄利用一樣。「佔中」正是看準青年人的弱點，利用激進學生團體在校園內大量「播毒」，令不少青年人受誤導下簽署意向書，變成了「佔中」的一員。然而，「佔中」沒有告訴青年人的是，本港法例列明10歲以上人士均須負上刑責，青年人參與「佔中」是違法行為，將要賠上前途，較早前黃毓民、陳偉業的

判罰已是明證。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去年已經點出了「佔中」對青年人的危害，他特別強調「我特別擔心，『佔中』這樣的事情，會害了年輕人」。現時的发展，證實張曉明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而提早預警：「佔中」會因為形勢不利而將目標標準入世未深的青年人，將他們推向違法的深淵，成為「佔中」的炮灰。

「佔中」組織者都有兒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們又會否鼓勵其子女參與「佔中」？青年人是香港的將來，如果香港的「未來」因參與「佔中」而前途盡毀，試問香港還有什麼前途可言？魯迅在《狂人日記》裡，曾經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面對「佔中」貽害青少年，我們還要繼續吶喊「救救孩子」！而救救孩子的最有效辦法，莫如將「佔中」消滅於無形。